

寫給五月

墨微

無言

這一季夏來得這麼突然，解剖室內、白熱與日光燈、福馬林與腐屍，激起了你原始底不耐、你搖搖頭，想搖落滿腦子眩暈與一眶被逼出來的淚水……你那纖弱的體質總是無法承受這些……可能是你底觸角過份靈敏，你發覺P站在你面前，他喜歡無聲無息、鼓默地來，老是帶給你猛一抬頭的驚喜，老是讓你來不及掩飾底心慌。現在，他低着頭，注視着解剖台上錯綜複雜的神經與脈管，嘴角是一向壓抑的微笑，企圖按下抬頭底衝動、企圖收斂不安定的眼神，但你知道他心裡想什麼？焦慮地想尋求一個焦點，一粒光子底碰撞，垂下幾縷鬆鬆底濃黑，髮覆於額前，那一縷老是令你迷惑、你正期待着那一甩底瀟灑……

你想着星光下的化裝舞會，他只靜靜地站在那角落裡、偏着頭、左手抓住衣領、帶點喜悅而羞澀的笑、你喜歡偷竊他底微笑，孩子氣而不成熟，你一直欣賞那份純白、不是嗎？你清楚的知道，只要你和着弦、和他底弦起共鳴，幸福就在你周遭，但你寧願咀嚼着「甜蜜底痛苦與秘密」，你不願傷害他，你知道他的路一直沒有荆棘，他的領域一直是晴空萬里，你如何忍心將你淡淡底愁感染於他？你只會在你人生的畫頁上珍惜地保藏這一份，不是嗎？

遙寄

踏五月底黃昏，意欲捕捉幾許餘暉，歌詠落霞；在那消逸於視野外的堤岸上，我凝望滿山的綠，想起你藍藍的信箋……且憶起文化城寬紅燈下的初邂，你說你會穿你最喜愛的那套淡藍色的春衣，於是我遠遠的便被一抹輕盈湖水底漣漪圈住了，「有夢，是愛藍色的女孩子啊！」那天，你吸着麥管，啜滿身涼意，凝神諦聽着我告訴你的那十九歲多傲底男孩子的故事，思潮在你玲瓏底心中奔馳，幻影在你腦海中移過一幕又一幕，你眼中亮着光，十九年代足可誇耀的光啊！牽動着一弧形底微笑。你說：「你居然會替他拉紅線！」忍住了太多的笑意，驚異於你的坦白與天真，不禁覺得你比他形容的更加可愛了。

三百多個日子，當那男孩子繫你底思念於北方，藍色底信箋寄上你不算長遠的夢，你會向他訴說些什麼呢？是殷切的盼望與深深的祝福啊！細數一串串日子，細數歸期，你枕着無數美麗的夢，于每個綠衣人輕輕敲響你心扉的日子，你讓你底脈管中注入他的愛與關切，我能夠感覺到你正以醉的暈紅，編織着你惦念他的時光，詩人說：「從前我們會夢見我們都是陌路人，當我們醒來時却發現我們互相親愛着。」從前他的名字將你說來陌生而無意義，一如過路的旅人，而今你將他底名字寫於晨曦，寫於黃昏，寫於玫瑰花心，我知道這樣細細柔柔的紅線不純屬於一個美麗的錯誤，它是一朵花，一朵會結果的花。

斷弦

「神的美意本是如此」，不該擁有的，一五個春天底遐想，就讓它隨飄落的枯葉，去吧！詩人！這是一九六九年底夏，莫歌誦帶走去夏記憶底流水，詩人！如果你願意，請告訴我一九六九，好涼的仲夏之夜吧！

「我一直敬佩你的才華，欣賞你的爽朗，喜歡你適度的倔強」。儘管五季的塑造，而純真無知的心靈仍惶惶於無形的大壓力中，只怪你鑑賞藝術品的眼光不夠深入啊！「蒙娜莉莎的微笑」，你只知道她笑得很神秘，却不想進一步去探尋她爲什麼微笑？淺淺地，你敲響了一個玫瑰與夢的門，而你只驚異於玫瑰多刺，夢多虛幻，於是你惶恐了，佇足不前了。你怎知道門內並非花兒，朵朵開！有的是滿地荒蕪與一片寂寞啊！或許你會嘗試舉起一腳，而你沒有勇氣再舉起另一腳，於是你讓一切枉然！或許你一直不夠成熟，天眞得想以逝去的那一串串去證明古老的故事；「男女之間是應該有友誼存在的」，於是你讓一切漠然，「爲何男女之間一定得陷入愛底漩渦？」不爲什麼？只因爲人是活潑潑有感情的動物，而「愛」的定義並非窄狹到只陷於「爲了傳下一代」，若眞如此，那何異於禽獸？擴大你愛底視野吧，當你欣賞藝術品時，請用愛心，否則那件藝術品只是件沒有生命的東西而已。

「若我們再相見」，但願眞能有這一天，也但願將有個成熟的你，如果我有祝福的話，會寄語白雲，輕輕帶給你。

(第九期)